

綏拉菲摩維奇著

禾 金 譯

А. СЕРАФИМОВИЧ



過去的故事

РАССКАЗЫ О ПРОШЛОМ

潮錄出版社



過去的故事

綏拉菲摩維奇著 禾金譯

潮鋒出版社



ABY25/12-08

書中如發現有裝訂上之缺陷，如破頁、缺頁、倒裝等情，請逕向本社掉換。外埠
可將原書郵寄本社，當將新書(平郵)寄奉。

過去的故事

• 版權所有 •

原著者：A. C. 綏拉菲摩維奇 翻譯者：禾 金

裝幀者：禾 金 陳汝璣

出版者： 瀚 錄 出 版 社
上海福州路漢羅登大廈237—8室
電 話 一 〇 七 三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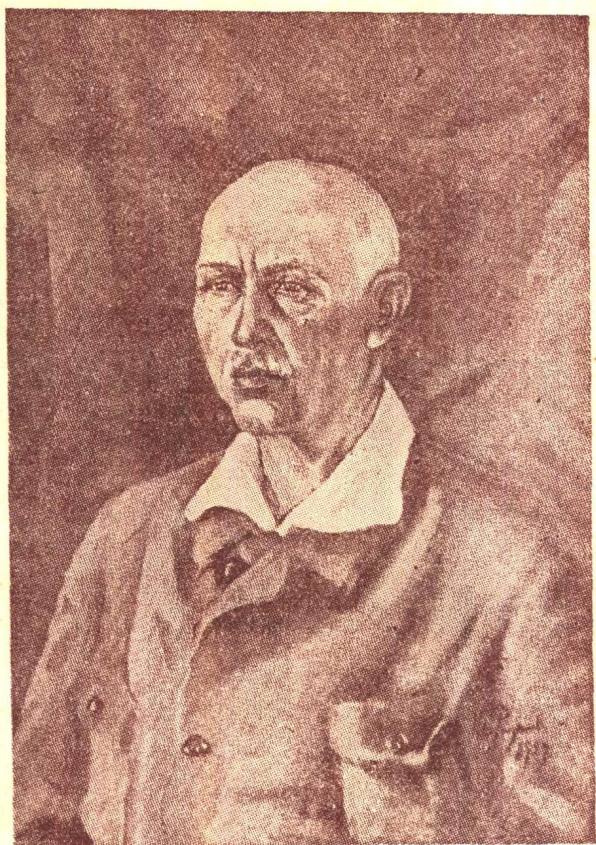
裝訂者：元興製本所 排印者：奎記印刷所
封印者：光藝印刷公司

1951年7月初版

甲 1—4,000

本書編號 No. 66

* 定價：7,000 元 *



A. C. 綏拉菲摩維奇
(1863—1949)

過去的故事

А. С. Серафимович

РАССКАЗЫ О ПРОШЛОМ

Перевод Хо-Тинь

1951

內容

原著者肖像

卷首

(一)夏至夜

五

(二)暴風雨中

二七

(三)樹林裏的生活

五四

(四)他是怎樣死的

七〇

(五)分路伏

八二

譯後記

一一五

附：插圖九幅（姆·菲利包維奇作）

(一).....	一八一—一九
(二).....	二二—二三
(三).....	三〇—三一
(四).....	五〇—五一
(五).....	五八—五九
(六).....	六八—六九
(七).....	七六—七七
(八).....	一〇四—一〇五
(九).....	一一—一二—一三

夏至夜

遼闊的草原的遠方，一小縷殷紅的霞雲剛剛甦醒。在泛着魚肚白色的曙暈中，寬廣的河面一點點地在亮起來了。

岸邊高聳着山陵，山上貼伏着一些小屋子，山頂上，禮拜堂呈着白色。山下，在岸邊，一條渡船和幾隻小艇顯得黑黝黝的。岸上，在渡船附近，則聳立着一幢小小的木屋。

屋子裏，在地板上，在一條毛皮毯子上睡着渡手基里爾，一個鬍鬚蓬鬆的

黑漢，而在角落裏的乾草上，則曲身蜷着一個十來歲的男孩子，華西亞，基里爾的下手，把膝頭貼着下巴。

在崎嶇的、灰塵蓬蓬的道路上，二輛載貨馬車飛奔下山，馬兒狂衝着，拖着滾滾而馳的馬車。載貨馬車上裝着一些龐大的格籠，裏面裝滿了鴉兒，母雞，和鴨子，那些搖幌着的、不安靜地嚷嚷着的、互相啄咬着的、大聲驚慌地鳴叫着的、和開始作着亂嘈嘈的禽語的。

從第一輛馬車上跳下來一個高大的少年，在座子下拴好韁繩，對着那些豎起了耳朵而開始發性子的馬匹吆喝道：『呵，呵，混蛋！……』，便向着那所小屋子走過去，一面把馬鞭輕敲着沾滿灰沙的靴子。

小屋子裏靜悄悄的。

『噯，有人吧！……掌渡的，給擺個渡啦！』又用馬鞭柄子敲着暗沉沉的窗戶。

沒有人答應。

另外一輛馬車上，一個老人沙啞着嗓子道：

「再喊喊，大概是沒聽見。重重地敲敲門看。」

少年走到門前，用拳頭大聲敲着。

「聽見了吧，啊？給擺個渡啊。」

基里爾抬起了烏黑蓬亂的頭。

「噯，華西卡^①，你聽。起來擺渡去！」便重又躺下了。

孩子抬起身來，擦擦眼睛，幌了一下，重又在乾草上倒了下去——瞋睨得要命呢。

「你怎末又躺下去了？人家等着哪，」基里爾說道，頭也不抬一下。

孩子重新起身，套上褲子，從牆上取下鑰匙，沒戴帽子，赤着腳走了出

① 華西卡 (Baccha)——是華西亞 (Bacch) 的暱稱。——譯者

去。

天邊透出了幾片淡淡的紅霞，反照在湖上。水面上騰起一片薄薄的水氣。

孩子在朝氣中精神抖擻了起來，他朝着渡船奔去，赤着的脚在潮濕的沙灘上擺動着；彎下身去，動手用鑰匙打開了那條在夜裏繫住渡船的鍊條。

後面，潮濕的砂礫在車輪和馬蹄下面軋軋地響着——那二輛載貨馬車在朝着渡船走去。

『誰來掌渡啊？』

孩子昂起了頭；在他面前站着那個筆直得像根竿子似的少年，用一隻獨眼瞪望着；那另外一隻眼睛是害了白癩病的，而在耳朵上則閃耀着一隻耳環。那二輛載貨馬車先後地停住了。

『我。』

『你怎末行！還沒見過世面呢……大人怎末不去？』

「我行的呀，搞得起來的，可得請您大伯幫幫忙……」

「好吧好吧，「幫幫忙」。」

那少年虎虎地拉過了馬匹，牠們橫着眼睛望着水面而踏上跳板，把一輛馬車拉上了渡船。另一個馬車夫又帶過了第二對馬匹。華西亞望住了他而吃驚得掉不開眼光了：他的嘴唇落開着，一張老人般的空洞洞的嘴巴黑沉沉的，嘴角上，在蓬鬆的灰白鬍鬚下面露出了一隻黃牙。

——這是強盜！……那孩子想道，便開始手忙腳亂地從淀樁上解下了纜索。

少年握住了撐桿，使一把勁，便把渡船撐離了岸。孩子抓起了纜繩，走下水去，便開始拉起來了。少年和老頭子也開始拉了起來。渡船掉過了頭，迅速地往對岸瀉去，在後面的亮光光的水面上留下消逝的波影。

——他們把那些禽類運到哪兒去呢？——孩子想道。——上市集上去還

早，上城裏去吧，那他們就得打山上走。一定是強盜了！去年就在薛蘭齊叔叔家裏有人去搶走了豬，而且是往這邊逃走的。呃，沒有人會在這末早出門的，況且耳朵上還有環子。

孩子打斜裏看着那少年；他，並不注意地，用那長得像大猴子那麼的雙手交握着纜繩，水流便從那上面奔開去。並不特別害怕，可是以為這是強盜的這種信念却不知怎地還是暗藏着。

他又害怕地回頭望住了那個也是在專心對付那潮濕的繃繩的老頭子：當回頭一望的時候，看見了他那張敞開的、黑黝黝的嘴巴和那隻大黃牙。

——不，強盜……

『噯，噯，小孩！上勁點。裏人把你推到水裏去還是怎末的……』那少年道，又惡狠狠地白着那隻害着白癩病的眼睛。

——他們要把我推到水裏去了，爲了不叫我把所看到的他們怎樣帶着搶來

的鷄鴨逃走的情形說出去。

於是便彎下身去鼓起力氣來拉絛繩，以便快點到岸。

岸堤已在眼前了。渡船被推上了沙灘。馬兒在慌亂中七蹄八腿地亂踏着。

孩子高興地跳上沙灘，把渡船上的纜索扣上淀椿。

那少年帶過了自己的馬匹，老頭子也帶過了他自己的。不一會兒，他們便不作一聲地傍着馬匹在沙灘上走去了。

當他們走到了硬路上，便坐上馬車而駕着去了。

孩子鬆了口氣，在後面望着他們。

——噯，沒事啦！……可一定是強盜囉。喝，那末樣地趕着馬呵。

而太陽可已經出來、而且高高興興地照耀着小湖、那堤岸、貼在崖壁上的小屋子、和山上的白色的教堂了。湖灣的遠處，一片白色的輕烟漸漸消散——
走過去一條汽船。

「噯，洗個澡可好呢！」

這是一個大大的引誘哪：亮晶晶的水流那麼撫愛地在這兒沖洗着黃澄澄的清潔的細沙，小魚兒在各方面穿游着。

孩子嘆了一口氣，開始從淀椿上解下纜索——洗澡不行：基里爾瞧着——算得出來的。用力推出了渡船，便開始拉起潮濕的緯繩。費力啊。沉重的渡船好不容易地爬行着，而河面又寬。如果有什麼人來到，基里爾便又要生氣，說把船拉得長久了。孩子使盡全力慢吞吞地拉着那滑忒忒的緯繩。

魚兒在四周高興地爭相在水面上吐出一些四散的水泡，牠們便像在爲了那早晨、那太陽、和那幽靜而歡娛着，有的又突然從水裏躍起，彷彿要來看看那兒在幹些什麼似的。

華西亞開始累了，沉重地喘息着，停下來四處望望，於是便低一低頭提起力氣來拉起緯繩，汗水從通紅的、塵污的臉上了淌下來。

當渡船靠攏堤岸的時候，從小屋子裏出來了那個黑蒼蒼的、鬍鬚蓬鬆的基里爾，在眼睛上面結起了烏黑的眉毛，說道：

『怎末那麼久？喝，整整拉了一個鐘頭的船。難道在那兒洗過澡了嗎？瞧着點兒，別以爲鞭子不會在你身上散步。』

孩子很想告訴基里爾他剛才渡了兩個強盜，可是一害怕，就沒有說。

而山上已經有載貨馬車在奔馳下來。一個忙碌的日子開始了。基里爾出去掌船了，他吆喝道：

『華西卡，去把補船的東西拿來，要在吃晚飯的時候弄完！』

華西亞走進小屋子去，拿了槌子、鑿子、麻屑，又在架子上拿了一塊麵包，一面咀嚼着，向那船底朝天而倒放在岸上的小艇走去，一面不住地吃着麵包，開始把麻屑敲進那些縱橫在船頭和船側上的裂縫中去。他把這做得很熟練，用槌子敲着鑿柄——一夏天來全學會了。